

左傳輯釋

十四

123.65

Y611a

合

國會
29. 7. 22
圖書館

337707

左傳輯釋卷十八

日南 安井衡 著

昭公 名裊襄公子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

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三月取鄆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稱弟罪秦伯一食

丁巳邾子華卒無傳三同盟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

鹵大鹵大原晉陽縣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國逆而

立之曰入衡案雖莒人召去疾展與之黨防之齊公

例書入歸入之說詳見于隱四年成十八年莒展與出奔吳弑君賊未會

諸侯故不稱爵釋文莒展一本作莒展與阮叔弓帥

師疆鄆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葬邾悼公無傳冬十

有一月己酉楚子康卒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楚公

子比出奔晉書名罪之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

舉為介伍舉椒舉介副也將入館就客舍衡案入

也蓋公館在城中故曰入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

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

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

從者請墀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墀行昏禮衡案

為禘去禘為壇去壇為墀昏禮墀受婦於廟子產

不欲圍入城欲除地擬豐氏之廟以令行昏禮故

云請墀聽命也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

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舉父杜

明女故曰豐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

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

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

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

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也正義不寧寧

是之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

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

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

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

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雍塞不行是懼言已

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雍塞不行所懼唯

此不然故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

豐氏之祧祧遠祖廟陸祭云魏了翁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為義祧即廟耳非

為親盡也自鄭康成以超訓祧後世皆承其誤襄
九年季武子對晉侯云君冠以先君之祧處之其
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僅四世耳豈遠祖乎今案
康成注祭法謂諸侯無祧及注聘禮不腆先君之
祧則云祧始祖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尚
尊者斯特遷就之辭耳祭法所言晉張融以為皆
衰世制近世儒論則凡多疑之孔於彼疏中亦引此
傳文云散而通論則凡多疑之孔於彼疏中亦引此
其豐氏無遠祖廟者良是而云以君賜或得立穆
公廟則過矣記曰大夫不得祖諸侯而公廟之設
於私家非禮也衡案祭法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墀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
皆月祭之遠廟為禫有禫焉祭之無禫乃止去禫
去壇為禫壇墀有禫焉祭之無禫乃止去禫為壇
是遠廟為禫禮有明文不始於康成也上文云
王立七廟而下文以五廟二禫當之是廟對言
則別散言則通業胎於后稷而成於文武若毀其
武世室周之王業始於后稷而成於文武若毀其
廟報德酬功之典闕如而自廢周之所二廟以報
周公制禮始祖廟四親廟之外置文武二廟以報

其功德以其百世不毀謂之世室以其世世超上去又謂之祧其義至當豈衰世之制哉祭法注云諸侯無祧者釋記諸侯五廟言無二祧故五廟也始祖廟亦謂之祧者義與世室同後儒不能通鄭意并駁祭法妄甚要之祧廟散則通杜當言祧廟也而云遠祖廟雖持解祧字未免為微誤焉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垂橐示無弓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歆午祁奚子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衷甲況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

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

十五年始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

正義殷周雖改正朔常以夏正

為言此春正月故為七年末年醫和則云八年衡案古人周年始加一年史記倉公傳曰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是也趙文子襄二十五年七月始為政至此年正月未滿八年者五箇月故云七年醫和之言在七月之後十一月之前是已周八年矣故云八年非以夏正言也再合諸

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

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虢

也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平

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

城杞之淳于杞遷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

其功德以其百世不毀謂之世室以其世法注云去又謂之祧其義至當豈衰世之制哉祭法注云諸侯無祧者釋記諸侯五廟言無二祧故五廟也始祖廟亦謂之祧者義與世室同後儒不能通鄭意并駁祭法妄甚要之祧廟散則通杜當言祧廟也而云遠祖廟雖特解祧字未免為微誤焉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垂橐示無弓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歆午祁奚子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衷甲況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

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

十五年始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

正義殷周雖改正朔常以夏正

為言此春正月故為七年年末醫和則云八年衡案古人周年始加一年史記倉公傳曰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是也趙文子襄二十五年七月始為政至此年正月未滿八年者五箇月故云七年醫和之言在七月之後十一月之前是已周八年矣故云八年非以夏正言也再合諸

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

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虢

也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平

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

城杞之淳于杞遷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

讜、讜、誹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蓂，穠，耘也。壅，苗為蓂。正義：播種於中，苗生三葉以上，稍壯，雖有饑饉，耨壅草，因壅其土，以附苗根，謂之壅苗。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賊

害人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衛案：難猶患也，言不能為人則是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

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正義：唯譏執戈，不言衣服，則君服即

二戈是也。陸粲云：離猶離坐，離立之離。兩相麗也。衛案：下文云：二執戈者前矣。陸說是也。叔孫

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

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

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

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正義服虔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衡案緝蒲為殿屋事無所出服說是也蔡屬楚地又相近子家知圍在國之狀故言蒲宮以證二前戈之不足怪焉伯州黎言假之者謂二楚伯州前戈非蒲宮也正義以為蒲宮而駁服非楚伯州黎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言假以飾令尹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黎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令尹不反戈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疾事在昭

十三年言棄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黎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黎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正義服虔云愍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皙衡案服說是也言公子圍子皙皆將為患故代州黎子羽憂之非謂子羽亦遇禍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命不能知其禍福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

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
 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
 公子圍、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
 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宋左師簡而禮、無所
 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
 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子
 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正義、不如此
評、不同伯州犂之飾辭、持其兩端、無所取與、是持
之也、奕棋謂不能相害為持、意亦同於此也、衡案、
持如持論之持、子皮云、二執戈者前矣、子家云、蒲
官、有前不亦可乎、皆執公子圍所行而論之、故云
 持、皆保生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

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
 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
 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
 無至乎、開憂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
 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太子、國弱齊惡、
當身各無患、鄭注云、物謂事驗是也、季武子伐莒
 取鄆、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莒人告
 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弭兵之盟、而魯伐
 莒、瀆齊盟、瀆漫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
 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鮒相佐也、欲求貨

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為
 辭弗與梁其蹙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蹙叔孫家
 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
 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
 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己為國衛如牆為人蔽牆之
 隙壞誰之咎也咎在牆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
 牆衡案言己出會衛社稷猶人家有牆以掩蔽穢
 惡也今令牆隙壞誰之咎也言咎在季孫也然
 己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國
 惡於外則吾咎又甚於季孫故不可賂也
 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之伐莒叔出季處有自來
 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

此戮無所怨也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

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

逆陸祭云褊狹小也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

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李

處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三

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而四乃請諸

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

而敬命矣謂不敢辟戮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

君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勞事汚焦循云詩周南薄

煩也煩與勞同義正義謂事出不逃難不苟免其

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為
辭弗與梁其蹊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蹊叔孫家
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
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
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己為國衛如牆為人蔽牆之
隙壞誰之咎也咎在牆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
牆衛案言己出會衛社稷猶人家有牆以掩蔽穢
惡也今令牆隙壞誰之咎也言咎在季孫也然
己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國
惡於外則吾咎又甚於季孫故不可賂也
雖怨
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之伐莒叔出季處有自來
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

此戮無所怨也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

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

逆陸祭云褊狹小也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

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李

處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三

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而四乃請諸

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

而敬命矣謂不敢辟戮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

君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勞事焦循云詩周南薄

煩也煩與勞同義正義謂事出不逃難不苟免其

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

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

賢能則衆附從之衡案其能謂能不辟汚逃難者杜以能

為賢能之能失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

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赦叔孫諸侯其

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

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場無定主王伯之令

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引其封疆引正也正封

界而樹之官樹立也立官以守國衡案謂置封舉

之表旗旌旗以表貴賤陸榮云閔二年傳佩表義

爾且此方論疆場之事何遽及貴賤乎劉用熙謂表旗猶表識蓋以別封界者也衡案舉旗以表疆

故謂之而著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

相侵犯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

苗饕餮放三危者夏有觀扈觀國今頓丘衛縣扈

在始平鄠縣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馬宗

國語曰啓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

之邑其名曰觀汲冢古文帝啓十五年五觀以西

征西河武觀來歸商有妣邳二國商諸侯邳今下

邳縣顧炎武云竹書紀年外壬元年邳人妣人叛

彭伯韋伯伐班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

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陸榮云書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詩江漢

以平淮夷常武以征徐方作也則二國自別逸周書稱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則徐奄蓋助武庚為亂者 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競也狎主齊盟

其又可壹乎疆弱無常故更主盟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大謂篡弑滅亡之禍又焉用之焉用治小

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辨治

也吳濮有蠻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濮在南

今建寧郡南有濮夷蠻過也衡案蠻隙也謂二國有可乘之隙 莒

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

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禦去

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

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明詩大

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

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 趙孟賦小宛

之二章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

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 事畢趙孟謂

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問將能成否對曰

王弱令尹疆其可哉言可成雖可不終趙孟曰何

故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安於勝君是

疆而不義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

姒滅之疆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

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彊不義足以滅之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取不以道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為十二年楚弑靈王傳衡案道為道也以彊取不義為道以縱淫虐也承上省文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罷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受所戒禮畢而賦詩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

告以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薄物而以獻酬知欲一獻之禮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人趙孟及享具五獻之遵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正義周禮大行人稱上公饗餼九牢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皆獻數各同饗餼之數也案聘禮曰卿聘饗餼五牢故卿皆五獻惠棟云禮記正義曰卿大夫俱三獻故昭六年傳云得貺不過三獻趙孟辭趙孟自以五獻者亂世之法非禮之正也趙孟辭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私於子產私語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皮請謂賦瓠葉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穆叔賦

鵲巢 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

國趙孟治之然推穆叔賦鵲巢之意不應舍趙孟

能安諸侯而專美其治晉國且喻治晉國嫌於晉

侯為庸君而趙孟專其權言語之道恐不當如此

蓋喻諸侯各有其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

亦詩召南義取芣菜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

求其厚曰小國為芣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

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芣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

不棄則何敢不從命穡愛也衡案小減曰省穡與

惜用之而不竭其力也趙孟不敢當鵲巢而穆叔

又賦此可見其賦鵲巢取趙孟能安諸侯不在其

治晉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野有死麕詩召南

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尫也吠脫

脫安徐綏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

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

陵陸祭云趙子常曰有以喻楚諸侯惡公子圍故

欲趙孟安徐馴擾之觀下文趙孟答賦之語可

見趙孟賦常棣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也

可使無吠受子皮之詩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

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

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

以安自知免此罰戮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

矣不復見此樂衡案趙孟死兆既見於此矣天王

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王周景王定公

劉夏潁水出陽城縣雒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

為潁衡案水內曰潁河雒合流之內故名雒劉子曰美哉禹

功見河雒而思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

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冠

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共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

之九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勸趙孟使纂

禹功正義績亦功也重其言耳阮元云北宋刻釋

文是也孔氏作疏時已譌為績故云績亦功也又

案定王五年河徙故道穀雒鬪至此六十一年未
聞有治之者劉子之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
言蓋有由而發矣

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

不能念長久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

耄及之者八十曰耄耄亂也其趙孟之謂乎為晉

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比

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棄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

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

矣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

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為此冬趙孟卒起水叔

孫歸號會歸會夫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

恨季孫伐莒使己幾被戮曾大謂會阜會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中不出是不忍其內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鬻乎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誼鬻之聲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以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謂兩楹所堂上之大柱在兩階之間與凡柱殊故以喻季孫也不言升而言出則時叔孫在室將出戶至堂故得指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

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採用鴈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幣子皙公孫黑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日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云女以子南先聘已故言夫也下文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其指可識矣衡案杜注是也陸以夫也為夫婦之夫得其適子南氏之意而未得於辭女適子南氏固以其先聘矣然其所以為辭則悅其有丈夫之氣象也蓋此女極慧欲己不奪志而又恐兩家因此結怨故不直述己志持婉其辭見盛飾者則曰信美矣見左右射超乘而出者則曰夫也若為夫婦之夫左右射超乘而出無所歸宿其謂

丈夫審矣，夫夫婦婦，上皆謂身，下皆謂德。下夫，即夫也。之夫，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子南所為，皆可倚仗之事，故云。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陸誤為父子，後儒或不若杜注遠矣。而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繫

甲以見子南，衡案，繫猶衷也。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

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子皙傷而歸告

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

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

直也。子南用戈，子皙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

事，歸罪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

女皆奸之，奸犯也。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

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

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

衡案，理之為紀，制度法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

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也。兵

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

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衡案，此獄

也。曲在子皙，然子皙族大勢強，子產未能討，故不究其情。放游楚於吳，以安其國，乃周禮調人避讎

之法，適所以全之，非惡之也。孔子以可共權為處變之極，致若子產者，蓋近之。後世堅執一理而未

察情勢，所以鑑矣。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

叔游楚之兄子，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

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

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釋文上蔡字音素葛

及說文作蔡音同字從殺下米云搃蔡散之也正義蔡字殺下米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蔡字不復

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為一蔡字重點讀之者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

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為二年鄭殺公孫

黑傳。衡案子產獨罪游楚本出於蔡后子有寵於

桓如二君於景。后子蔡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

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

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

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教。衡案龍之若桓公非景公傳載其母

言而釋之曰罪秦伯明罪不相容非失教失之后子享

也。杜以為鄭莊於段之類故云失教失之晉侯為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

之道。王念孫云造之言曹也相比比次之名也故薛綜注東京賦曰造舟以舟相比比次為橋也李

巡孫炎皆言比舟正釋造字之義沖遠不得其解而轉訓為至爾雅釋文訓造為作宣十二年公羊

傳疏引舊說訓造為詣又轉訓為成皆由不知十

造為比次之義故望文生訓而卒無一當矣。十

里舍車。一舍八乘。為八反之備。自雍及絳。雍絳相

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

自齎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終事八反。每十里

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

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正義
 服虔以為每於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
 相授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從絳向雍去而
 復還一享之間八度至也陸粲云千乘之說先儒
 嘗辨其妄然傳言十里舍車不云每舍幾乘杜緣
 八反之語遂為此言以次第舍車各預置酬幣於
 云此蓋度其道里以次第舍車各預置酬幣於車
 中復計其遠近使之先日續發約享日仍以為享
 次第而至衡案十里舍車傳不言幾乘服以為一
 乘是也八反服以爲一車八反杜以爲八車一反
 以成一舍八乘之說然不得於辭服說亦是但服
 謂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則難之果如其說一
 獻間當行二十里孔以追風逐日難之是也今案
 終事承上句謂終取酬幣之事非謂終享也十里
 置車言車多終事八反言幣多二句各一事皆述
 后子而達故云車率一日行百六十里杜因司馬
 一日子而達故云車率一日行百六十里杜因司馬
 侯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之言謂取幣盡用千乘
 故云八乘車各以次載幣不知享已有日故造舟乘

于河以備風波不可渡之虞非為欲一日而達絳
 也傳載司馬侯問車者遙應其車千乘不承終事
 八反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
 杜皆非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
 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
 多故出奔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司馬侯且曰秦公
 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
 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
 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
 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
 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
 欲輔助之者多傳遜云有國者其先必有大地功德
 於民故令其子孫享有土地得血

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易傾也衡案言不數世

天神地祇保祐之與之共立故未遽亡也漢

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阮元云石經作天乎漢

錢大昕云與上文亡乎相對謂國既不亡則君當

天折也衡案后子對云有焉然趙孟之言也故趙

孟又問其幾何言秦伯將幾何年而天也正義亦

云君或早天則傳作天甚明若作天字指上文不

數世淫弗能斃對曰以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

下皆不可通錢說是也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

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

助也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趙

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衡案趙孟視蔭者感日晷易移下文阮歲而惕日

是也朝夕不相及者言人生脆弱朝雖康寧或不及

及夕而死誰能待五年之久也后子出而告人曰趙

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翫惕皆貪也釋文翫

說文云習厭也字又作阮元云諸本作翫葉抄

釋文云又作阮是也案說文心部阮字注云貪也

从心元聲引傳作阮歲而欲飲據說文傳文

湫即渴字凡貪人之於物如渴欲飲即指上文

本亦作阮澗故杜云皆貪也阮歲欲飲即指上文

視蔭而言杜訓貪極是陸粲謂翫惕皆偷安之意

是不知今本為誤依本訓為說其與幾何言不能

翫歲猶可惕日不可通非也

久鄭為游楚亂故游楚子南六月丁巳鄭伯及其

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

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

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為明年子產數子皙罪稱薰

左傳輯釋 卷十八 廿

隧盟起本、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
七子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子產弗討子皙強
討之恐亂國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
即大鹵也無終山戎崇卒也崇聚也將戰魏舒曰
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
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
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沈彤云共如字讀謂彼以
什徒共當一車必克因此
車於阨又必克皆承上而言以明欲去車為卒之
故衡案沈說是也但此當從我立辭沈從彼立辭
未是克如勝國之勝謂為狄所克又猶更也言狄
以步卒十人共攻一車雖戰於平地必為狄所克
若困我於阨其為狄所克更甚於平地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

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陳五乘
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
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衡案五乘為三伍以甲士
言其步卒亦當相與為伍
以屬甲士五乘三百七十五人分為三伍則每伍
百二十五人必五乘為三伍者取編伍之便耳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
不恨所以能立功為五陳以相離衡案離麗通前
後左右相附麗
以齊力又置一陳於前以誘狄也正義載服說以
兩伍專參偏為車乘多少之名此既去車為卒恐
未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
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莒展輿立

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

去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從國逆例書入

去疾奔齊在襄三十一年衛案公子鉏納之故書入展輿奔吳

吳外孫叔弓帥師疆郟田因莒亂也此春取郟今

正其疆界於是莒務婁齊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

與常儀靡奔齊三子展輿黨大厖常儀靡莒二邑

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奪羣公子秩是棄

人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

人則國家彊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

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

為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

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于曠林

不相能也曠林地闕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也

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

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

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

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

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

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

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叔虞封唐，是為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暉，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宣汾洺，宣猶通也。汾洺二水名。障大澤，陂障之，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如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之。有水旱之災，則禱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禱祭，為營壝用幣，以祈福祥。星辰之神，若實沈者，正義周禮大祝掌六祈，四曰之祭也。鄭玄云，禱告之以時有災變也。禱如日食以朱絲，禱社也。玄之此言，取公羊為說也。然社有形質，故可朱絲縈繞。日月山川，非可縈之物，不得以此解禱也。賈逵以為營壝用幣，杜依用之。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壝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

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

聽政聽國政晝以訪問問可否夕以脩令念所施

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正義節即四

云宣通也節者為之節適孔疏以為時節非也

案氣散則不收非所以安身也宜與壅閉秋底對

是也陸訓通勿使有所壅閉秋底以露其體秋集也底

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董子秋

之為言湫湫也鄉飲酒義秋之為言愁也注云愁

讀為擊擊斂也秋之為湫即秋之為擊擊為斂收

斂謂以集聚爾雅擊聚也杜讀湫為擊故訓為管子

義謂以意為訓非也王念孫云露疲也憊也管子

五輔篇曰振罷露資之絕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

露是露為疲憊之義露羸一聲之轉故廣雅曰疲

羸憊極也故杜云體羸露也正義不曉露字之義

乃云肌膚瘦則骸骨露又云羸露是露骨之名其

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今

無乃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

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

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

正義禮記大傳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然則周法始如此耳前世而昏姻不通也蓋以前代敬

簡未設禁防則人神不祐故所生不長也晉文姬

出而霸諸侯同姓未必皆不君子是以惡之故志

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

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慎男女辨姓禮之大

司也辨別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

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也四

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故言

省顧炎武云省滅也衡案娶同姓未必生疾又未

有外內亂廢人倫者故周公制禮以防之周禮九

姓之禮以防其微聖人時錯之宜可以窺一斑矣

蓋四姬有殊色晉侯寵之生內熱惑蟲之疾觀子

產美先盡矣之言可見矣子產謂遠其最所寵猶

或可及故引禮辨之曰四姬有省猶可其實非謂

娶同姓必生疾也杜謂據異姓猶存故謂盡去四

姬為省顧謂四姬中減其二三詳子產辭言杜注

是叔向曰善哉朕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

人揮送之送叔向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

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

其上弗能久矣為明年鄭殺公孫黑傳晉侯謂子

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衡案賄晉侯求醫

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

室疾如蠱蠱惑疾王念孫云晉侯以近女而生疾

迂易林鼎之復云女室作毒為我心疾則漢人所

見本已與今同案室當為生字之誤也蓋生誤為

至又誤為室是謂近女為句生疾如蠱為句本文

女蠱為韻下文食志祐為韻傳凡言是謂者文多

用韻若以近女室為句疾如蠱為句則失其韻矣

近女下本無室字之證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

疾又曰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下文曰相

生六疾又曰淫則生內熱惑蟲之疾此生疾如蠱二

證又曰淫則生內熱惑蟲之疾此生疾如蠱二字之

又案晉語亦曰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此最是謂近女生疾如蠱之明證也衡案主說辨矣然詳味傳文此八字一句是謂二字紛下六字非韻語也沉焦氏既用女室字則漢儒亦以室字為句當以舊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讀為正

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

天所祐衡案言良臣又將死此皆晉侯不為天命所祐之所致焉公曰女不可

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

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

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

息也降罷退傳遜云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其相

樂而用之以節百事其遲速本末皆有倫序以及於中五聲固以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

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以半聲應之是為五降五降得其節則不用正聲而無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而後則非復正聲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光武使桓譚鼓琴而好其煩聲宋弘所惡者是也衡案宮聲緩大先王之樂以此為貴降謂其聲漸細其節漸急遲速本末以相及者言樂曲中雖有遲速本末之殊必相及中聲也其聲節雖漸急細猶不失中聲故云中聲以降五降即五節五節以各曲言五降以遞下言五變為煩手淫聲矣故不容彈也於是有煩手淫聲惛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衡案惛堙塞也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

疾煩不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

悖心也為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節衡案以威儀自適其身也

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

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

而生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

色黃發見也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

聲徵黃聲宮徵驗也衡案徵明也淫生六疾淫過也滋

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

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

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寒過

則為冷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風淫末疾末四支

也風為緩急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為洩注晦淫惑

疾晦夜也為寔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晝

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

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

言晦時顧炎武云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

燥溼風天之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

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王冰注云大陽

為寒少陽為暑陽明為燥大陰為溼厥陰為風少

陰為火皆其在天木初氣也女謂少陰少陰為君

物之證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謂壹四時出

左傳釋義 卷廿八

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當禍興而無改焉改改行以救菑衡案節事也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云主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溺沈沒於嗜欲於文皿蟲為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

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皆

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贈賄之禮衡案子產聘使也巳發而贈賄於郊故厚賜之故言厚其禮而歸之言楚公子圍使公子

黑肱魯之公子犁城黑肱王子圍之弟子皙也

犂縣屬南陽郊縣屬襄城犂今河南南陽翟縣三邑

本鄭地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

弑君而先除二子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犂禍不及

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

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

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

之，長歷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

誤也。衡案：下文有十二月，又有甲辰朔己酉，在甲辰前五十六日，十一月不得有己酉，杜云：經

傳皆言十一月，其意謂月不誤，乃日誤耳。月誤當作日誤，據正義所載劉炫之言，劉所見本既誤作

月，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邾敖子。右尹子干出

奔晉，子干王子比官廐尹子皙出奔鄭，因築城而

去，殺大宰伯州犂于邾，葬王于邾，謂之邾敖。邾敖

楚子麇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問赴者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伍

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

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

同，皆百人之餼，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正義謂與之田

取稅以共食，足為百人餼也。衡案：謂之餼，則必是廩俸，下文言底祿者，祿可以包俸也。孔云：與之田

也。非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強，秩祿不宜與

子干同。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也。德鈞以年，年同

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

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詩大雅，侮陵也。

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為高下而坐。

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不獲

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優劣，唯主人命所處，謙辭。

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

晉臣為主以予干後來奔以為羈旅之客史佚有

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謙以自別楚靈王即位

遠罷為令尹遠啓疆為大宰靈王公子圍也即位

易名熊虔鄭游吉如楚葬邾敖且聘立君歸謂子

產曰具行器矣行器會備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

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為

四年會申傳十二月晉既烝烝冬祭也趙孟適南

陽將會孟子餘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會祖其廟在

晉之南陽温縣往會祭之甲辰朔烝于温趙氏烝

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

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正義劉炫以

孟適南陽並在十二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欲見

烝後即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為下甲辰起本

棟云史記趙世家云趙夙生在朔前十二月非誤也惠

棟云公明生共孟及夙案文當云共孟及衰史記

分共孟為兩人傳寫之誤孟子餘謂共孟及衰衡

案劉說是也烝當用仲月而晉烝在十一月之末

餘日僅容趙孟往南陽故十二月下載晉既烝以

下三句而趙孟不得已用甲辰朔之意自見矣或

據上十二月之文以甲辰為閏月朔今案上文有

庚戌卒、十二月七日、終劉定公、秦后子之言、鄭伯

如晉弔及雍乃復、弔趙氏、蓋趙氏辭之而還、傳言

大夫彊、諸侯畏而弔之、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弓、叔老

子、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不

討、遂以為卿、故書之、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弔少姜也、

晉人辭之、故還、季孫宿如晉、致襚服也、公實以秋行、

冬、還乃書、衡案、春秋之例、未有還然後始書其往者、

冬往、何以為信史、杜為此說者、以傳書冬十月於陳、

十月上耳、此亦不善讀傳之過也、傳書冬十月於陳、

無字歸上者、公如晉、經既言冬、不言可知矣、陳無字

見執在四月、及少姜卒、叔向乃敢諫之、而其歸在公

如晉之後、故移冬十月於陳、無字歸之上、以見晉侯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且告為

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

故曰禮、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

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

正義、易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又云、易者象

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卦、下總辭、謂之為彖、述

爻、下別辭、謂之為象、以其無所分別、故別立二名、

易象諸國同在其春秋獨遵周公典法韓子美周
 禮在魯故先云周公之德沈彤云易謂周易象
 官所生也莊叔以周若治象教象類蓋布治教則
 必并其象而布之桓僖廟災命藏象曰舊章不可
 亡明魯有所布之象也魯春秋謂據舊典禮經所
 記之文五十五凡謂之禮象教象類是也管子其
 不判於前憲謂表示於民籍藏于府故云判於前
 謂其於本憲縣示於民籍藏于府故云判於前也
 府有縣象之副故宣子載皆左氏之文也然則古
 非兩引魯春秋見其所載皆左氏之文也然則古
 言魯春秋者皆謂今傳文蓋魯史舊文本出於周
 公之法左氏因而脩之加其所載多先王之典禮
 其法則依然魯史不能然故宣子載多先王之典禮
 乃撥亂反正之法詩不亡孔子未必作之非周公
 之法本然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武王誅紂不
 幾而崩禮樂制度皆成於所以王在禮而知其德
 故先言知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在禮而知其德

作皆推而本之故次云周之所疏云此二書晉國
 韓宣子始見易象與春秋矣上所以王也據傳文是
 亦應有韓子舊應經見春秋矣上所以王也據傳文是
 樂其餘有韓子舊應經見春秋矣上所以王也據傳文是
 簡浩大寫字又艱書亦不易得故古之君子熟於
 經而勉於行所見雖少所得反多後世易簡以紙
 人亦務博覽疎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
 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所制當此時儒道

以王也

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公享之

季武子賦絲之卒章

絲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

臣故能以絲絲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

弓角弓

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

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

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陸祭云彌縫敝

邑下語意不完當有逸文衡案補塞罅隙曰彌縫

彌縫其罅隙使之完全即兄弟昏姻無昏遠矣之意未見語武子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

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既享宴

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正義服虔云譽游也

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所引

夏諺孟子文也若是游於其下宣子本自無言武

子何以輒對故杜句以為譽其美好也春秋傳曰季氏

有嘉樹宣子豫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隨鄭康成

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為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

豫故服趙互引為證衡案譽豫通故服趙互引但

宴雖主歡自有常禮庭有嘉樹輒降堂游其下恐

春秋之時無禮未至此服訓游蓋以下文遂賦甘

棠耳然既已譽之雖不憇其下亦可以比甘棠矣

杜注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

也殖長也衡案封遂賦甘棠甘棠詩召南召伯息

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

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

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見子雅

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

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充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

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

有以知之矣。為十年齊欒施高彊來奔張本。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宣子賦木瓜。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為好。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之子。逆少姜。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在西河界休縣東南。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也。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

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譏。衡案：諸侯親迎，而姊妹則上卿送之。送之是送者之班，常卑於逆者。禮也。今齊使送者從逆者之班，無他，畏大國也。猶可止之辭。若不止於此，猶有所改易，使上卿送之，失禮已甚。亂所以作，故齊不敢也。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衡案：弘大也。言為幸大矣。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己為榮祿。敢辱大館，敢不敢。叔向曰：子叔子知

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
 猶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己卑
 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己也
 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詩大雅秋
 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
 之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
 前年游楚所擊劓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
 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驛案衡
兩下相殺則罪有所分而威刑不立為害多端故懼不及也使吏數之責數其
 罪曰伯有之亂在襄三十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

討也務共大國之命不暇治女罪爾有亂心無厭
 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
 也謂爭徐吾犯之妹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
 也謂使大史書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
 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
 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
 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皙之子
 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木君將任之不木將朝
 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
 至七月壬寅緦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加木焉書

其罪於木以加尸上、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為少

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襚

服，公以末秋行，始冬還，還乃書之，故經在冬。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宇，君使公族逆

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

以為盟主，頗不平。陸粲云：傳文云：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當讀至使字句絕。蓋曰：齊國則不共矣，而執其使，則晉君之刑已頗，言罪不在使人也。杜誤斷其句，衡案以已通已

甚也。平公庸主，故層層開喻，杜不喻其意，既以上不共為齊國，遂以此不共為晉國耳。陸說得之。

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宇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晉

侯赦之。衡案：陳無宇如晉在四月，少姜卒，晉侯始歸之，故書冬十月於此，以明其惑，杜不曉

傳意，遂謂魯侯以秋如晉，疎矣。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少姜，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二十五年盟重

丘，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卿共小國之葬，禮過

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秋，小邾子來朝，八

月，大雩。冬，大雨雹。無傳，記災。北燕伯款出奔齊，不書

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衡案：春秋未脩書曰：某某出其

君，春秋既脩，未有書大夫逐其君者，蓋謂以臣逐君，其不可為訓，甚於以臣召君，故改以自奔為文，例以

魯君以自孫為文其意甚明傳云罪之者諸侯不生名今經名北燕伯明罪之也然則經書弒其君何也曰遂猶可掩也弒不可得而掩故直書以正其罪亦所以為訓也然君無道亦書其名以罪之言為君者不當如此反以證此傳所云罪之者謂書名可知矣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妾葬過禮甚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止衡案將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襄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明王之制歲聘問朝在十三年今簡之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

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無加命矣命有常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時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衡案不敢擇位承上士喪晉不復擇弔葬者之位使其禮數同於守適夫人如少姜位賤上文嬖寵盡之何更言不擇其位哉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

繼室復薦女阮元云石經宋本淳熙本姜作齊顧炎武以石經為誤陳樹華云晉侯寵異少姜謂之少齊大叔從而尊稱曰少齊耳何得以為誤哉少齊一本作少姜故傳本有異今定為

齊字按陳說是也衡案少字姜姓姓字相配婦人之正稱晉侯寵異之去姓而加國名蓋亦房中戲諛之言非尊稱也然子大叔方言其有寵舍正稱而舉綽號亦其所也當以作齊為正又案聘禮正稱館於大夫據下文張趯除先人之弊廬之言此時子大叔館於張趯氏故趯得見子大叔而與之深語也

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且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同盟於襄之世

亦應從同盟之禮故傳發之

衡案同盟書名傳既再發之而此又言之

者下有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之文嫌於此亦書名罪之故言同盟以明非罪之耳齊侯

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繼少姜曰寡君使嬰

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

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釋文質徐之不腆先

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

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

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徼要也二公齊

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正義服虔云焜燿明也

也言備妃嬪之列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

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遺餘也。正義

妹亦先君之適也。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譽。衡案：謂我姑，

遺姑姊妹，謂先君之女兄弟，其齒與己為姊妹者，

先君之適，以適總之，妾媵所生，亦在其中矣。而如

也。言若如是人者，猶言若如是人耳。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

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嬪婦

官。陸粲云：董，督也。振，猶舉也。王引之云：擇，女為昏

案：董當讀為動。振之言振動也。周語曰：民用莫不

震動，恪恭于農，震與振通。振動者，戰栗變動也。莫不

亦或為祝，辨九擗，四曰振動，戰慄變動之。拜是董與動

通。董振，擇之者，震動恪恭以擇之。言敬之至也。衡

案：董陸訓督是也。振動恪恭連讀，振收也。中庸曰：振河

海而不洩，上先君之適，以下備告齊國所有之

女。此欲使晉擇之，故曰：君若使人督察而收擇之。

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

未有伉儷在，纒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

則葬訖，君臣乃釋服。衡案：為妻齊衰杖期，貴賤同

之。紉短喪耳。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

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

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正義：舉亦皆之義。

念孫云：舉當讀為與，言不唯寡君與羣臣受賜而

已先君之靈亦寵嘉之。魯語曰：豈唯寡君與二三

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

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衡案古者

於旅也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興衰晏子曰此季世也

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

氏衡案晏子以今料後知齊終將為陳氏然公棄

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

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

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衡案自用也

各用其四以上於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

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如一謂加舊量之

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

釜八斗鍾八斛釋文舊本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

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是也本或作五豆為

區五區為釜者為加舊豆區為五亦與杜注相會

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衡案詳注意五豆

為豆一句故陸云亦與杜注相會非於五升之豆

又五五而加也如今本正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

加則區二斗五升釜一斛二斗五升與杜注不合

故知其誤也今詳考傳文云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若五豆為區而區二斗則豆無所登傳何以言皆

舊量僅增五分之一今傳不言五分則區釜登一

之義亦沒而不見竊謂齊舊四升為豆四豆為區

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人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屢賤踊貴，踊則足者屢言，則多，民人痛疾，而或煨休之，煨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正義服虔云，煨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衡案，休，咻，通，咻，煦也，煨，咻，氣以溫之也，謂振恤民窮，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正義定本，相作祖，衡案，相助也，胡公大姬，陳可通，沈彤，反，以，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定本為是，失之，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衡案，以無人無長例之，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衡案，公乘，公戎車也，無人御右，非其人，列行，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為殣，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八姓，晉舊臣之

族也、阜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

日不悛、以樂悵憂、悵藏也、悵改也、釋文、樂音洛、正義、劉炫云、悵慢

也、盧文弨云、當作悵改、悵藏也、衡案、堯典曰、象恭悵天、劉訓、慢是也、悵憂、慢易憂禍也、公室

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正義、

服虔云、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惠棟云、韓非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

曰、鴈也、魯人曰、真也、是古鼎之名、蓋當時鼎已在齊、故晏子述之、馬宗璉云、說林又曰、齊曰、使樂正

子春來、吾將聽樂正子春戰國時人、是晏子在晉時、齊尚無索鼎之事、安得云鼎已在齊、惠說誤矣、

衡案、崇鼎、文王伐崇所獲、崇侯虎讒文王、故服以讒鼎為崇鼎、疑非有確據也、此叔向述之、惠云、晏

子述之、何其疎、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昧且早起

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況日不

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案、衡

問處身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盱聞之、公室

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盱之宗十一族

同祖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盱又無子、無賢子、公

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

獲祀、言必不得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

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囂聲、塵土、

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

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旅衆也、不敢勞衆爲己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

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

公繫於刑、繫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

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傳護晏子、令不與

張趯同譏、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

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

福、則庶幾亂疾止也、猶喜也、宣十八年、范武子引

此詩、亦云、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蓋君子喜則錫

福、故謂喜爲祉、衡案、古之君子、喜怒當義、而不獨

喜怒於心、喜則有賞、怒則有罰、故言祉以見喜、言

怒以見罰、范武子精通詩旨、故云、君子之喜怒、以

得、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

之、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本壞

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衡案、景公嫌晏子之

爽、塏者、今爲更之、必擇爽塏之地、而爲之、非附益

其故宅、而大之也、既新爲之、則其所壞里室、必多

故、晏子毀新宅、改爲里室、反之、本主其故宅、則使

則依然如舊、故下文曰、卒復其舊宅、復、反也、則使

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卜、良鄰、正念孫云、且諺曰、本作曰、諺曰、晏子既使

是卜、唯鄰是卜、云、上曰、字、仍、是、記事之詞、自諺

曰、以下、方是、晏子之語、若作、且、諺曰、則與上文不

諺曰、衡案、此且字不可讀、而注二三子先卜鄰矣、
疏無解、則其本作曰、王說是也。

二三子謂鄰人、
衡案、謂里室、相鄰者耳。 違卜不祥、君子不犯

非禮、去儉即奢、為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

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

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

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

晉國、子豐、段之父、
正義、服虔云、鄭僖公之為大子、

朝於晉、不足以為勞也、或當別有勞、事無所見、故杜不解之、衡案、平公庸君、嘉伯石有禮、欲賞之、而惡無名、故舉其父微勞、以為辭耳、故君子亦專稱伯石得禮、未嘗一言及其父、可見非子豐別有

功勞也、服說未可遽非焉、 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
州縣今屬河

內郡、以胙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

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
汰、驕也、一為禮

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

不遘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
豹、欒盈

族、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

曰、溫吾縣也、
州本屬溫、溫、趙氏邑、 二宣子曰、自郟

稱以別、三傳矣、郟、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溫

別、至今傳三家、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

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文子病之、乃舍

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

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文子

曰退使獲退也二子之言義也二子二宣子也違

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微禍也君

子曰弗知實難患不知禍所起知而弗從禍莫大

焉有言州必死衡案此趙文子引古人之言以申

其常也或言志曰或言古人有言自左氏載時人

評騭之外未有稱君子曰者君字疑有誤矣弗知

實難者言不知其為不義實難豐氏故主韓氏故

改悔也弗從本或作復從非也猶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為主人伯石之獲州

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

晉因自欲取之為七年豐氏歸州張本五月叔弓

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

子不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

禮椒為之辟仇正義檀弓下云滕成公之喪使子

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敬叔即此敬子也懿伯是惠伯

私不將公事遂入敬叔即此敬子也懿伯是惠伯

敬叔不入為人禮所殺及滕郊遇懿伯報叔父之讎殺彼

人也鄭玄彼注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言差錯不

入又云鄭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其言差錯不

可顯注疏是鄭之謬也陸粲云忌謂忌日耳此解及

檀弓注疏是鄭之謬也陸粲云忌謂忌日耳此解及

忌日從陳澹記注蓋本於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然戴記所言謂父母之忌日耳叔父之喪齊衰期不杖豈有終身辟其忌日之理哉此自陳澹馨說而陸襲之亦未免為馨矣下文又云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逆公孫薑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

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陳也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猜疑也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衡案有張趯使謂大叔曰猶親也自子之歸也歸在此年春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賤非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

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趨也。庶幾如趨言。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哱焉。一哱謂小邾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菖，菖齊東竟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癸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竟，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為害。釋文：種本亦作董。董章勇反。公曰：諾。吾告二子。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

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

陸祭云：襄二十八年慶封聞子雅子尾怒，告盧蒲癸。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故子雅云爾。以復往言，謂彼雖衰老而故智尚存，或能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

北燕，恐其復作亂。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親比。

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款罪輕於衛，術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衛案罪之也者，謂書名說詳於經。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

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

跨江南北齊公孫竈卒竈子雅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齊大夫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臣姜族弱矣而媯將始昌媯陳氏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彊也爽明也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當雪而雹故以為災而書

之衡案雹之大者折樹破瓦不唯失時氣也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

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

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以不

道於其民告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

沈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

小邾宋不在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胡城衡案各本

史記楚世家正義引無有字據注例上言執齊慶

封殺之楚子欲行霸為齊討慶封故稱齊衡案慶封

當書但楚子責其為卿時之罪以誅之故遂滅賴九

月取郟郟昔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冬十有

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俱田

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

伯田江南故言復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

二君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諸侯謀事補闕，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度也。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襄三十年傳曰：以晉國之多虞，哀五年傳曰：二三子問於憂虞，則有疾疢。晉語曰：衛文公有邢狄之虞，吳語曰：越曾足以為大虞乎？又曰：今伯父有荆蠻之虞，皆其證也。衡案：虞，訓度，本義也。度，敵為禍難，及約鄰國救己，度其將至，心必望之，故又引伸訓望，下文虞敵國之難，及六年傳：始吾有虞於子之屬是也，是二者度之一訓，可以兼之。然二義正相反，而同訓度，昧者或不能曉，故范望訓憂，方言廣雅訓望，皆引伸之義也。則願假

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衡案：寵，故杜加威字，是也。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

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相助也。

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

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

以為君，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

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篡弑之難，有

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

難，是三殆也。衡案：虞，望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

難，是三殆也。衡案：虞，望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

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東

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荆山、在新城、汴鄉縣

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阮元云、新序作終南、水經注云、地理志曰、縣有

大一山、古文以為終南、杜預以為中南也、陳樹華云、左傳本作終、杜氏改作中、也、衡案、終中聲近、故

尚書作終、南、左氏作中南、水經注謂杜預以大

謂杜改左氏終南、為中南、猶漢志言古文以大

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

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衡案、以

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陸祭云、劉

此文、亨作享、古字亨享通、王引之云、亨當從新序

讀為享、杜不讀為享者、蓋以神可言享、人不可言

享耳、亦不知古人之文、多從一而省者、人固不可

言享、亦得因神而并稱之、襄二、年、傳、萊、人、使、正、興

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丘

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

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

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

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則、以、享、神

人、亦、是、從、一、而、省、文、耳、襄、二、十、七、年、傳、能、歆、神、人、

杜、注、曰、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彼、言、欲、不

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

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

國、則、四、垂、為、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

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晉、有、里

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平、鄭、事、在、僖

九年、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謙辭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小小、不能遠圖。陸祭云、少讀如字、於義為勝、少安猶叔向云、晉少懦矣、又晏子云、後世若少惰、外傳亦有若少安恐無及也。

之語、衡案、安如懷與安、實敗名之安、謂安逸無所為、不在諸侯、其意不在諸侯也、言不以諸侯叛服為意、其大夫多求、貪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正義釋言云、匡、正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為下會、申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

曰雹可禦乎禦止也申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

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

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覲而

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

中奎星朝見東方正義服虔以為二月日在婁四

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啓冰是也如鄭

玄荅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

時周禮夏班冰是也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

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

鄭為近之衡案西陸朝覲謂西方七宿朝見於東

方出之謂出而用之故下文云其出之也朝之祿

位寶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服杜誤以出之為啓冰

故以西陸朝覲為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夫日

在北陸謂十二月日纏虛危虛危在北方七宿之

中則西陸朝覲亦指白虎全宿而言不僅指其一

宿也二月獻羔啓冰室而已未其藏冰也深山窮

即用之不應言出之鄭說也是也

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

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正義周禮鼈人掌互物

有甲蒞胡阮元云釋文互鼈作互按說文無沍字古

祇作互衡案正義引周禮鼈人解沍則沍舊本作

互矣互寒謂冰堅如龜鼈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

賓食葬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獨共公其藏之也黑

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

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

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

凶邪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

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衡案

足食肉者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命婦大夫妻衡案

亦有內命婦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而啓之謂

此當兼之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公始用之公先用

優尊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

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

衡案曰自曰至自及下之辭則老疾謂甲賤者

孟子曰七十非肉不飽疾亦有當以肉養者凡肉

遭暑易腐爛故賜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

冰使民養老疾縣人遂屬與人納之隸人藏之與隸皆賤官夫冰

以風壯冰因風寒而堅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

衡案待有風而出其藏之也周周密也其用之也

之恐其速釋也徧及老疾則冬無愆陽愆過也謂冬溫衡案積陰

堆積至春夏陽氣發洩其下化為水而其上未釋

狂風卷之摩盪為雹雹必挾風雷以此也周正月

今之十一月而新冰未結舊冰為風卷去而夏無

為雹乃愆陽所致申豐論雹理精微人神矣

伏陰伏陰謂夏寒春無淒風淒寒也秋無苦雨霖

雨為人所患苦正義詩云以祈甘雨此云苦雨兩

水一也味無甘苦之異養物為甘害物為

雷出不震震霆也無蓄霜雹癘疾不降癘

惡氣也民不夭札短折為夭夭死為札釋文札側

池之冰棄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為害，雹之為苗，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冲冲，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如子產言，鄭伯先待于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

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啓享諸侯於此。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帝癸位于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帝癸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顧。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顧。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惠棟云：汲郡古文曰：成王六年，大蒐於岐陽，管之朝，鄂在始平鄂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

惠棟云汲郡古文曰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諸

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惠棟云汲郡古文曰

塗山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

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

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王曰吾用齊桓

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

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謙示所未

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獻

公禮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

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

從言之異正義下椒舉云禮吾所未君子謂合左

師善守前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

規過規正二子之過陸祭云謂規正會禮之過耳

二子身行之也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

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

皆未嘗行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

椒舉請辭焉請王辭謝之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

事於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

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

書宋太子佐知此言在會前也惠士奇云墮幣謂祭

惠棟云、汲郡古文曰、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諸

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惠棟云、汲郡古文曰、

塗山、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

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

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王曰、吾用齊桓

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

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謙示所未

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獻

公禮、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

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

從言之異、正義下、椒舉云、禮吾所未君子謂合左

師善守前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

規過、規正二子之過、陸祭云、謂規正會禮之過耳、

二子身行之也、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

未見者有六焉、何謂規其過乎、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

皆未嘗行、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

椒舉請辭焉、請王辭謝之、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

事於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

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

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前也、惠士奇云、墮幣謂祭

玉帛又守祧藏墮大祝墮費小祝贊墮特牲少牢
 又有墮祭然則禮神之幣亦曰墮謂祭後乃相見
 故曰敢謝後見如服杜解則武城有先君之廟也
 相連屬而文亦不順蓋楚之武城有先君之廟也
 馬宗璉云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幣
 帛皮圭告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
 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
 間乃出蓋貴命也楚子莫卒會畢將以幣告諸
 武城先王之廟而反命矣宋之幣於宗廟疑非
 幣為辭服虔以為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疑非
 案特牲饋食接祭也鄭康成據士虞禮古文讀為
 祭云墮祭下祭也下祭取之置下不復舉向口也
 布亦置之下義與墮同申本楚宗邑恐不得有宗
 北武城在陽宛縣北皆非楚宗邑恐不得有宗
 祧且祭有墮祭使人聞墮幣朝會則有布幣之禮
 二且祭有墮祭使人聞墮幣朝會則有布幣之禮
 祧則布幣也故杜據上文田於武城以宗祧
 之事為廟祧田以墮幣為因會布幣言今為祭
 田不得相見後將布幣行會禮因以相見也將字
 後字不相呼應後指會言非謂會外別相見其義精

矣惠云與上文不相連屬未達此義也馬以墮幣
 為藏主命遂謂是時會畢顯與經書大子佐相與
 其謬尤甚蓋馬見傳載此事於會畢之知後忽思藏
 主命之事不復顧經文以初此說耳不知傳欲與
 下執徐子相之比以見楚子無道因以起椒舉之諫
 與子產左師之譏故載之此豈以在會畢之後哉
 不思 **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
 疑罪執諸侯 **楚子示諸侯侈自奢侈椒舉曰夫六**
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
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
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 惠棟云汲冢古文
 諸侯于仍方緡氏逃歸遂滅有仍之姓是緡即
 羊傳后緡方緡賈逵注云緡有仍之姓是緡即
 有仍也服虔杜預皆以仍緡為二國疑非有仍之
 人未有以國氏者據后緡方緡為二國疑非有仍之

姓審矣、賈說可從、**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

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帝辛四年、大蒐于黎、韓非子曰、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服虔曰、黎子姓、馬

宗璉云、尚書西伯戡黎、鄭注、戡黎、入紂圻內、郡國志、上黨壺關有黎亭、故黎國、衡案、毛詩旻、序、云、

旻、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時、衛、

都、邶、在、朝、歌、之、東、北、狄、既、迫、逐、黎、侯、次、及、衛、國、則、黎、又、在、衛、之、東、北、郡、國、志、以、上、黨、壺、關、當、之、是、也、

而、故、紂、為、黎、之、蒐、**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

中、嶽、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大室、明年、申人、繒人、及犬戎、入宗周、弑

王、衡案、竹書紀年、不可盡信、然古籍散亡、三、皆所代、逸事、他無所徵、姑舉、惠所引、以備參考、云、皆所

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

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

懷、懷、懷、很也、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

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則人棄之、善亦如之、

德遠而後興、為十年、楚弑其君、傳、秋、七月、楚子

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敘諸侯

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

太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衡案、二國、大於滕、小於宋、

華、魯、遂、鄭大夫從、從伐吳、以荅見慰、衡案、滕、小、邾、

楚、特許之、以其小而遠、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

封也、屈申、屈蕩之子、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

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八月、無甲申、

日誤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

封唯逆命是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顧炎武云逆命謂弑

君衡案不言殺君而言逆命者椒舉所慮在不愛楚子之戮且避其所忌也古人之言各得其要故

不多言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而從戮播於諸

侯焉用之播揚也衡案言慶封不從戮楚子舊惡必將播於諸侯止言播於諸侯

亦避所忌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

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

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

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

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

璧士袒輿觀從之造於中軍中軍主所將王問諸

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

釋其縛受其璧焚其觀王從之從舉言遷賴於馭

馭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

城之而還為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申無宇曰

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

莫按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

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

堪王命乃禍亂也衡案民去其鄉戶口日滅故其留者不堪命也九月取

郟言易也昔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郟郟叛而來故

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著丘公去疾也不書

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例者以通叛而自

來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

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

正義服虔以為子產為丘賦者賦此一丘之田使

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丘賦之法不行久矣今

子產復脩古法民以為貪故謗之惠棟云賦謂兵

賦杜預別賦其田固非服虔謂復古法與渾罕政

不率法之言相背亦非沈彤云既云作則非復古

況又國人之謗其為蠶尾渾罕譏其作法於貪乎但

杜解如魯之田賦則病民已甚子產安得自謂為

善而引禮義不愆之詩蓋其賦視古法稍加以濟

國用若魯丘甲之類耳衡案或問子產孔子曰惠

人也又曰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及其死為之

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孟子亦曰惠而不知為政其

為聖賢所稱如此即有過舉必不至如杜注所云

矣竊謂丘如獲於丘民為天子之丘指縣鄙言非

四邑為丘之丘也古法軍賦出於三鄉三遂為之

副時四方多事子產憫其勞徧賦縣鄙交番徵發

之所謂其使之也義故國人謗之而子產以為禮

義不愆與國人謗之謗毀也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為

尉氏所殺己為蠶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以令

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子產曰

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也且吾聞為善者

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度法

也衡案得其所欲曰逞言民不可使之盡得其所欲焉詩曰禮義不愆何恤

於人言逸詩也子產自以為權制濟國於禮義無

愆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

子罕君子作法於涼其敵猶貪涼薄也作法於貪

敵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在列國也棟惠

云列位也言姬姓之君僖十五年傳云入而未定列衡案列行也故訓位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毛傳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惠說得之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

而無禮蔡偪楚曹滕偪宋鄭先衛亡偪而無法偪

晉楚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

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正道冬吳伐楚入棘櫟麻

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汝陰

新蔡縣東北有櫟亭以報朱方之役朱方役在此

年秋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

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歲

尹宜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

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

年奔楚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

大夫罷鬪韋龜城賴之師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

宗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衡案穆子奔齊

在成十六年之前此及下注襄二年豎遇婦人使牛五六歲皆謬說也詳見於成十六年遇婦人使

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聞

而哭之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

仲壬夢天壓已弗勝穆子夢也顧而見人黑而上

僕上僂肩偃深目而獶喙口象豬號之曰牛助余

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且曰志之志

識也衡案告其徒以所夢之象使及宣伯奔齊饋

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宣

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

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為亂

己則有今日之願蓋忿言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

立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立為卿襄二年始見

年經、衡案魯人召之在成十六年先是既生孟丙仲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問有

子否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

牛五六歲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

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傳

言從夢未必吉衡案嘗語其徒以所夢之象故召

為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

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

仲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田於

丘猶丘猶地名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

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己孟不肯叔孫為孟鐘曰

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

落之以豶豬血釁鐘日落之飲酒亦曰落禮宗廟成則釁之官室成始居既具饗

禮具使豎牛請日請饗日入弗謁謁白也出命之

日詐命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

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

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也衡案殺諸外恐叔孫見之

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

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游觀於公官公與之環賜

玉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孫人不示出命佩之牛謂

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如何叔孫曰何為怪牛言曰

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

之矣遂逐之奔齊也衡案叔孫雖不知人亦魯智臣

疾焉蓋病喪心不能復照牛茲耳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

見告之飢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

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

焉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

辭以免陸祭云杜洩憾叔孫之召豎牛以致禍故

焉吳伐魯子服何謂孟懿子曰召之而至又何求

叔孫疾急以此相類衡案杜洩始不知豎牛所為以

慰之也觀下文豎牛云云洩蓋為叔孫求食矣觀

三傳專耳翠

卷之八

十一

其與季孫論辨之言洩亦忠臣未必至如陸所言
之甚焉且如其說訓求為召然牛自來耳叔孫未
嘗召之與事實相矣實相矣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

寘饋于个而退

寘置也个東西廂

衡案杜汎解个字故云東西廂

其實饋自東方進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

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

卯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

叔孫婣也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

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

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已同志杜洩將以路葬且

盡卿禮路主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

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

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左不便

衡案左

季孫曰然使

杜洩舍路舍置也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

王在襄二十四年夫子謂叔孫王思舊勲而賜之

路感其有禮以念其先人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

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

為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夫子為司

馬與工正書服

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

正義工正是司馬之屬官也季孟亦有屬官共書

其事但季孟身在不假言屬以叔孫已亡取屬官
為徵故兼言之衡案叔孫雖亡季孟猶在不必取
屬官為徵而杜洩兼言工正者叔孫不當自書已

寵榮、故使屬官書之而已監之耳孟孫為司空以書勲勲功也今

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暨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

左傳輯釋卷十八終 彥根 成頹黃伯功 澁谷啓子發 校字

